



邹工长和他的工区

陆亚利

工区常住四户巡道工和龙班长等几家，都是半边户。临时工住食堂隔壁的集体宿舍，龙班长老婆负责煮饭开集体餐。邹工长可能不是半边户，家属没有随住工区宿舍，大概两个礼拜回家一次。交通不便，半边户为了小菜自给自足，在周边山坡、塘耨开荒种菜，难免与队上社员磕磕碰碰。邹工长又是主动出面说好话，又是赞助队里几把旧洋镐、铁钎子。那时社员十分迷信铁路工务器具，邹工长每次使这一招，都能把事情协调得熨熨贴贴。工区一帮六〇后出生的小孩，扎堆进入学龄。邹工长借力爱路护路共建活动，请大队干部和校长开会吃饭，将学校的课铃由枕木钢垫板换成钢轨连接夹板，铃声更加清脆洪亮。自此，工区子弟就近入读大队小学，似乎天经地义，一直没有扯过麻纱。那年代，吃商品粮的人贵人一等，我们这些农家子弟，以有工人阶级子弟同学为荣。

衡阳西站以西三塘站以东，十多公里的铁道线上，邹工长佝偻的身影，一遍遍循环往复，映衬在轨道面上的银光里。除却风雨交加，工长带领的养路工班都要停在一个节点上，扒响道砟，撬动钢轨，保障路轨安全。夏日烈焰，铁路上的温度达四五十度，枕木、路基烫得下不得脚，我们放学不敢走道心，搬到铁路耨下的草地走。有时为了抢工期保安全，邹工长跟工友们一起拼在路上，军用水壶一次次倒空，汗水反复浸湿蓝色工装。工长驼着背横举黄旗，火车慢速通过，带来一股清凉的风，他的心情像随风飘扬的旗帜，自由惬意。寒冬腊月，尖利的北风刮得路旁的电话线啾啾直响，哈气成雾，滴水成冰。双手戴上硬邦邦的帆布手套，握不好轨距尺的卡扣，邹工长不怕皸裂冻伤，干脆裸手握尺，冻得紫红。无论严寒酷暑，邹工长不知疲倦，在灰黑的铁路上奔波忙碌，比农民轻松不了多少，令人起敬。每当公社有线广播播放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这首歌，我的

邻居王金花

魏纯清

上，相信他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，明里不去暗里躲着也会去，何苦红脸不唱要唱白脸？”

有次，王金花到上海演出，两个月时间才回家。回家后，她把几千元交给陈师傅，陈师傅立即放在裤袋里。不知为什么，他把放钱的那条裤脱下来放在前面房子，又到后面房间找什么，返回时发现裤子不见了。再去找，裤子是在三楼楼梯旁找着了，但钱没有了。王金花说：“是有备而来偷去的，钱是找不回的，怨谁都是白埋怨。冷静下来，记住以后不要大意。”我们都在议论：自己辛辛苦苦在外面挣到家里来的血汗钱，她连眉头都不皱一下，这样坦然面对，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。



讲述15

80年,母恩如海

廖亚楼

我的母亲一生遇事什么都不说，她总是用宽如大海的心胸度量人间，用行动教育子女，用爱心包容一切。80年，从未改变过。

我爱我的母亲，不是口头上，而是从心底里。爱她的仁慈，爱她的包容，爱她的大度。

我敬我的母亲，不是亲情上，而是人格中。敬她的不屈，敬她的果敢，敬她的坚强。

母亲一生，命运多舛。出生于殷实之家，但赶上国难，7岁时，父亲、弟妹都死于“走日本”，后孤身一人，与外婆漂泊。53岁时，儿女均长成人，正当享天伦之乐之时，二儿子却撒手人寰，儿媳外嫁，丢下一对不足2岁的幼童，给母亲做“财富”。72岁时，又赶上四儿子意外身亡，但她坚强地一一挺了过来。

母亲一生，极是节俭。她花去50多年时间，用厚茧的双手抚育大7个儿女、2个孙子女，在生活极端贫困的五六十年代，一大家子饥不果腹，红米饭，南瓜汤，她也把子女们照料得健健康康。粗麻布衣从大到小，轮个遍穿，补丁一层叠着一层，也没让谁挨冻受饿。特殊的生活经历，使母亲养成了十分节俭的性格。现今日子好过，她也不曾有丝毫改变。平时从不穿新衣，总是那件洗得泛白，补丁挨着补丁，几十年的蓝卡其布。谁要劝她，劈头盖脸就是一句“给你丢人啦”，噎得人死。

母亲一生，总是缺钱，但极不爱钱。三十年代，出身贫穷。成家后，摊上一大家子，十几口人，没饿死一个半个，实属操持有度。老了，又接手两个孙辈，一辈子没歇停，余钱余米的日子总没轮到头上。这种没产生过存款的日子，让母亲养成了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不爱钱，不争钱，不看重钱，不喜欢存钱或身边留很多钱的性格。母亲失去劳动能力后，我们想让她有点余钱，以便应急。但老人记性不好，经常丢三拉四，不知道钱哪去了的事情时有发生。导致老人近似于害怕钱，憎恶钱。有一次，我强行给母亲几百元，她生气地扔到地上。

母亲一生，少说多做，总亏着自己。78岁之前，她还扛着锄头下地，每年种上亩的油菜，一心想着为我们省下餐桌上用油的几个钱。近两年，扛不动锄头，她还每每唠叨：“老了，老了，不行了。等吃，等死了。”前段时间，我们为母亲做80岁寿诞，一大家子买了上百桶鞭炮，噼哩叭啦，热闹了一回。但吃过中饭，我们嘴巴一抹，做鸟兽状散。留下的废烟花桶，母亲足足收拾了三天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也没吱一声。知道后，我把肠子都悔青了，举手之劳，却累了母亲三天，成为一辈子的痛。

母亲一生，习惯农村，过不了城市生活。等到母亲老时，我才在城里安了个窝，十年前搬家入伙，把母亲接过来，指望着她长住，照顾小孩。但五天刚过，母亲从客厅到餐桌吃饭，便要搀扶。第七天时，只好送母亲回乡下，一到老家，母亲便扛着锄头，下地挖土，把我惊了个下巴掉到地上。此后，母亲来城里最多只住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必须回去。母亲身体一向不好，总有小恙，要她治疗，总是不肯，即使来到城里，她也是走马观花，好点就走。母亲总是这样，宁愿自己受着、累着，也不愿麻烦别人，更不愿麻烦儿女。

几十年来，总想为母亲写点什么，但每到起笔，就心生怯意，怕写不好，怕伤了自己内心的情感。今年，适逢母亲80大寿，酝酿了几月，捉虫子似的写了一天，才成拙文，以此祝愿母亲平安长寿。